

第七回 冒姓名假圖婚媾 辨是非再議朱陳

詞曰：

小風吹雨濕薔薇，雨後殘紅風上飛。滿路鶯聲春半稀，送人歸，匹馬輕裘伴落暉。

右調《憶王孫》

話說聞相如出場之後，心中想著夢裏的話，又可信、又可疑。只見一日揭曉，果然奇絕，恰恰中了五十三名，歡喜不盡。一面寄家信去了，一面寄書與母舅，意欲回到山東。只因在京會同年，見座師，有這些事例，忙了月餘，胡公打發人進京，書中叫他不必急急回來，就過了會試出京。聞生不好違得，只得在京等候不題。

卻說方古庵自到了任，按院事忙，他又認真做好官的，拿訪貪官污吏，剪除勢惡土豪的事，忙了月餘。到了七月中旬，心下忽然想道：“前遇的那個胡生，我替他起課，說六、七月間有信，若不與他一信，只說我課不靈。萬一另定親事，豈不失此快婿？我如今不妨就對胡知府說。”主意已定。

到了次日，卻好濟南張推官來見。就留茶，對他說道：“本院有一事相煩。”推官連忙打恭道：“老大人有何分付？推官自當竭力。”方公道：“聞生胡知府有一位令侄，名喚胡朋，本院曾見其詩文。有一小女，欲招他為婿。煩貴廳對他一講。”推官打一恭道：“卑職就去。”告辭出來，就打轎去見胡公。

胡公出來見了，張推官道：“適纔見方老大人，說聞得老堂翁有位令侄，方老大人曾見過尊作。他有一位令媛，願附鶯蘿，特托晚弟執柯。”胡公道：“蒙方大人見愛。小弟並無子侄，雖有寒宗幾人，皆不讀書，莫非方大人錯了，不是小弟之侄？煩老寅翁轉達。”張推官道：“按君言之鑿鑿，老堂翁卻如此說，令晚弟不解。”胡公道：“不是小弟推托，實無其人。叫小弟怎麼應承？”張推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弟去回復按臺便了。”作別起身。

胡公進私衙來，對夫人、小姐道：“適纔方按臺托張刑所見我，說我有侄兒，曾見過他的詩文，要把女兒與他。我何嘗有個侄兒，豈不可笑？”夫人道：“想是錯了。”正說話間，只見家人稟道：“外面有一個相公，說是老爺同宗，因上京鄉試，要求見老爺。”胡公拿帖一看，上面寫道：“小侄同頓首拜。”胡公道：“我並沒有這個同宗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。”對夫人道：“想是胡益交的兒子。”原來胡益交是個徽州人，自己是個掛名監生，家裏財主，專一交結當道。兒子胡同，也納了監。當初胡公在京之時，曾借他銀子，所以與他認做弟兄。如今他兒子胡同，因進京鄉試，來拜胡公，要打抽豐之意。胡公拿禮帖一看，寫著：

古鼎一座 藏煙肆匣

松茗壹瓶 青鎖拾開 #

胡公看畢，收了松茗、藏煙。出堂相見畢，送在城隍廟下了。

卻說張推官來見方公，說道：“推官承老大人臺命，即刻去見胡知府，他說並無子侄，不得如老大人之命。”方公道：“豈有此理！他侄兒胡朋，本院曾親見其人，怎麼說沒有？他叫侄兒住在外面包攬，說本院不知道麼？”說罷，聲色俱厲。張推官見方公聲口不好，就打一恭道：“容推官再去細問。”告辭出來，又來見胡公道：“昨承老堂翁之命，即去回復按臺。按臺說令侄胡朋曾親見過，怎麼說沒有，後來著惱起來，有幾句大不樂的話。我想按臺為人甚是執拗的，我們做他下司，凡事要委屈從他，況且如此美事。老堂翁何故太執？”胡公道：“小弟不是托辭，實無其人。昨日老寅翁別後，倒有一個連譜宗侄來拜，但他叫胡同，不是胡朋。”張推官道：“想是晚弟錯聽了，或者是胡同。老堂翁去問他一問，曾會過按臺不曾。此是美事。按臺之女，人求之不得者，勸令侄成了，豈不兩全其美？”胡公道：“老寅翁見教極是，小弟就去。”送張推官起身，連忙打轎去回拜胡同。

敘了幾句寒溫，就問道：“老宗翁在何處曾會過按臺麼？”胡同專在世情中走的人，巴不得說按臺是他相知，好欣動當事。這是如今游客的習套，個個皆然。便說道：“按臺可是方古庵？小侄極蒙方老先生見愛，有些拙作，都極蒙賞鑒。”胡公道：“原來如此！昨日按君托張敞同寅來對學生講，說他曾見過詩文，有一位令媛要與先生定親。學生不知是老宗翁，就回了他。按臺不悅起來，說學生推辭，敞同寅又來講，所以特來請教。但說是諱‘朋’，不是諱‘同’字。”胡同心下想道：“按臺小姐求之不得，我不如將錯就錯。等定了親，不怕他翻悔！”便說道：“小侄原諱‘朋’，因去歲援例，所以改的‘同’字。”胡公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學生就去對敞同寅講，老宗翁也去拜他一拜。”說畢起身。

胡公即來對張推官說了。胡同就改名胡朋，來拜張推官。推官又去見方公，說道：“推官承老大人之命，又去見胡知府。說雖有一個侄子叫做胡朋，是他連譜的，所以一時忘了。如今進京鄉試，昨日來見，方纔省得。本生已見過推官，說願附婚姻，胡知府說不是他親旌，此生自有父親，知府不敢主持。”方公笑道：“這都是胡知府的飾詞。如今此生既已情願，就罷了。煩貴廳致意此生，說本院愛其才，所以如此。此處不便相會。我輩既一言為定，叫他速去鄉試，明歲或在京中、或在敝鄉來相會便是。說他前日相贈之詩，‘春草之期’如今應了。”方公又送他拾貳兩程儀。張推官領命而去，出與胡公說了。見是按臺女婿，好不奉承，連胡公也又敬他幾分，只說他詩文好的，所以動得按臺。胡同欣欣得意，耽擱幾時，就進京去鄉試。方按臺也只道定了真胡朋，甚是得意。

閑話休題。早是重陽時候，外面傳進各省《題名錄》來。方公展開一看，只見“應天第十三名富谷，蘇州府吳縣人。”方公道：“看來富家年侄中了。”又見順天《題名錄》“五十三名聞友”，想道：“難道這個狂生也中了不成？”看來看去，並沒有個胡朋。心中想道：“胡郎的文字該中，為何沒有？”過了幾時，又是秋盡冬初，就去出巡。

到了臨清，只見一路上會試舉人紛紛北上。一日，下在察院裏，傳進帖來，稟道：“蘇州富相公上京會試，要求見老爺。”方公就叫請進察院來，道：“恭喜年丈，果然高發了！”富子周道：“不敢。春間相晤，不覺又是仲冬。小侄前日因去掃墓，回來即出城奉送，老年伯臺族已榮發了。”方公見他說起春間的話，就想起聞生的事來，說道：“如今那個聞生怎麼樣了？”富子周道：“敝友已北闈戰勝。正有一件不明之事，要告稟老年伯：前日春間，承老年伯臺命，命小侄執柯，敝友欣然，次日又聞得賈令親去拜。及敝友來奉謁，被尊管將他叱辱一番，不知為何？”方公道：“年丈不知，他意將學生送他的詩稿涂抹不堪，批著許多不通，豈非狂妄？”富子周道：“老年伯此語從何處來？”方公道：“賈舍親去拜他，見了袖了來，豈有錯誤？”富子周道：“自老年伯行後，一尊作見出職年表頭，可曾須見

的。如今且不要論敝友生平謹慎，極服膺年伯，豈肯如此！只說敝友既抹壞了尊作，何疏虞至此，使賈令親看見，又使他袖來？老年伯明燭萬里，還求細察！”方公想了一會，對富子周道：“年丈所論亦是，其中之故，令人難解。”富子周道：“人心叵測，曹無傷之故智，老年伯細察便知。”方公道：“年丈有所聞麼？”富子周欲待要說賈有道之事，恐怕方公要究起根由，不便說聞生見柳絲說明，但道：“小侄也無所聞。但賈令親生平為人何如？問他此稿從何處袖來。敝友筆記，小人認得，拿出批壞的詩，一看便知真假。”方公道：“詩不在此，我叫賈有道來見年丈便是。”就叫家人請賈有道出來。

早已有人對賈有道說了。賈有道有些著忙，隔了一會，纔走出來，作揖坐下，向著富子周欠身道：“恭喜天賀！”裝出許多假恭敬的模樣來。富子周也不理他，正色道：“賈兄，為人處世，以正直為主，再沒有作奸設謀不敗露的，君子自成君子，小人枉為小人。前日敝友之事，其詩稿現在敝友案頭，何曾有涂抹之事？請教賈兄，此詩敝友放在何處，被賈兄袖來？”賈有道滿面通紅，口中含糊，說不出來。

方公見他如此光景，便大怒道：“你這狗才！分明是你的奸計了。你為何如此可惡？”就大罵大嚷起來。富子周見方公如此，倒勸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老年伯息怒罷。”方公就叫家人立刻逐賈有道出去，向富生道：“這樣奸人，如此可惡！倒是學生得罪聞兄了。為何他援例北雍？”富子周就把聞生考壞、納監之事說了一遍。因說道：“前日他有封家信，中侄特到他令母舅任所，方知他北闈戰勝。夏間在廣陵時，有一札與小侄，叫小侄向老年伯前代他辯明。小侄因試事羈遲，所以遲至今日方得剖明。”方公道：“不是老年丈說，學生如何曉得？”因叫家人備酒。

少頃，擺上酒來，二人對飲。富子周從容問道：“此事既已說明，可見得非敝友之過。如今敝友既已僥倖，小侄意欲復申前好，仍作冰人，不知老年伯尊意若何？”方公道：“此固老夫之願！只可恨為奸人所誤，小女已許了人矣。”富子周道：“令媛定了何人？”方公道：“亦是貴鄉。”富子周正要問，只見傳進報來，說奉旨撤了巡方。方公聽見，沉吟不語。富子周道：“何以忽有此信？”方公道：“學生官情甚淡，原無意戀此。如今既奉旨撤了，學生也就上疏告病，回里去了。老年丈到都門會聞兄時，代學生致意，說為奸人所賣，乞諒老夫之罪。小女已許人，總是無緣。”封十兩程儀送出。富子周見他心事匆匆，也就不問他定了何人，相別進京。方公也就上本告病，收拾回家不題。

卻說富子周別了方公，到了京裏。尋了下處，就訪問聞生寓所，到報國寺裏來見了聞生，二人大喜，敘闊別之情。聞生先問家中之事，說：“老父、老母好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宅上盡皆平安。只是所托敝年伯之事，無以報命。”聞生道：“此老還不信賈有道之計、介蒂小弟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說到說明，賈有道立時逐出。只是他令媛已許人矣。”聞生大驚道：“定了甚麼人？”富子周道：“小弟正要問時，適值外面傳進報來，說撤了巡方，他心事匆匆，我不曾問他。總是既已定了人，就不必說了。”聞生歎息道：“他要定我，又被賈有道這廝害了；我去求他，他又定了人家，可謂無緣之甚！只可惜負了柳絲一段殷殷之意。又說了些閑話。”只得同富子周在京會試不題。

且說方古庵自送富子周之後，告了病，聖旨準了，著病痊之日起用。方公急急收拾了回家，不則一日，到了蘇州。因歸心甚急，也不及訪問胡朋，就回嘉興，來到家中，見了夫人、小姐，彼此說些離別的話。過了一會，笑嬉嬉地對夫人、小姐道：“我這番到山東做官一場，雖毫無宦囊，卻選了一個好女婿，女兒大事就可以完，我的晚景也可以娛了。所以無心做官，就告病回來。”夫人便問道：“是個甚麼人家！”方公就把自己私行遇著胡朋的話說了一遍。小姐喫了一驚，心裏想著聞生之事，低首不語。過了一會，問道：“爹爹回來，賈有道同來麼？”方公道：“不要說起賈有道，這廝在我的家裏這幾時，倒不曉得他如此險惡！”就把假塗詩稿的話也告訴一遍。小姐假意道：“爹爹為何知道？”方公道：“當年侄中了，我路遇著，方纔曉得。”小姐便道：“如此說起來，屈了此生。如今此生不知怎麼樣了？”方公道：“他到納監，中在順天。前日當年侄又來與他作伐，我已定了胡郎，今歲雖然不中，功名斷不在我之下。與他盤桓數日，其人之才與貌，只怕當今無二。”說罷欣欣得意，彼此又說了些家務事。

小姐回到房中，歎了一口氣，丫頭柳絲便知小姐之意，說道：“聞相公果然又托富相公做媒，他又中了，老爺偏生又另許了胡家。如今小姐也不必煩惱，想老爺定的，必然不差。”小姐道：“雖然如此，只是前番錯害了他。後來江中相遇，雖我未曾與他睹見，你與他言定。如今雖是爹爹做主，教我無可奈何，此中終是恚然。又未知那個姓胡的果然如何。”柳絲道：“如今也沒法了，生米炊成熟飯，想不是姻緣。”小姐恨著罵道：“我與賈有道這賊有甚冤仇，他如此設計害人！”心中悶悶，昏昏過了月餘。只見外面傳說道：“胡相公來了。”

卻說胡同鄉試不中，就想來做親，心下想（後殘缺約200字）。